



商君列傳第八 ○ 史記卷之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

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

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名然當後徙大梁

而稱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

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
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
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
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西逐
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
音甲多去聲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平聲並通

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安且安人耳安
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
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
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
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
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
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

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

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索隱曰

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於言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

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

法於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

事也不然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

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

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

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

索隱曰音稅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

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杜執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執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
脩古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

相連也。正義曰或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

為十保或為伍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

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不止安效者要膏斬生安效

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匿安效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

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

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

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

奴婢蓋其法特又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

爵秩之班次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
不使僭侈踰等華令既具采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
其有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

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各目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

為築冀闕宮是庭於咸陽索隱曰其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

謂界上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

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鄆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沐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

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

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

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子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禹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

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宗廟闕營如魯衛矣子

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

石也

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

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安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年會盟曰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申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多自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射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

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今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以為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躬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及戟者
徐廣曰一作秦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闔亦作
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膈反秦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
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
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
格也旁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
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
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
鞅於秦无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
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

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秦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弃仁義不惻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所負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

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嶠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

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
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黨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
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
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
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因棄交魏之明信詐
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
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
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
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
之散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
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
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
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尺赤號哭之聲動於天
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衣
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
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
之藉音脈字合作脈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脈於孝公

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奔
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楚貝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 ○ 史記卷之六十八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史記卷之六十九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秦之東周，即今之河南洛陽也。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

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徧觀曰夫

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

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

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

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

誕本作揣摩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各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

成六國之從也江濠曰揣人主之情摩手而近之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求說周顯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

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

有黃河有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竟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

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渭

入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倉等州入海各是萬

里已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

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

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

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

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

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

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

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

西有

雲中九原

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

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北

南有噶沱易水

周禮

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各屬代郡噶沱河自

縣東至叅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

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

北平饒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

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

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

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噓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

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

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

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真定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

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

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各言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

賢君之行義比且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

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

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

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

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

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

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

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

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

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秦而貴戚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

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

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

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

陽城則上郡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

郡路絕矣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

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

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

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

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

取淇卷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

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

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

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清河

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

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二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

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音先蠶食之傳音附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

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

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八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

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

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

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弁力西鄉而攻秦
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

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

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上音橫謂為秦人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

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等

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

本文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

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

侯惕音呼曰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惕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惕音慈義疎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割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

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

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

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燕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羸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

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宿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宿而共伐

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各周禮曰純帛不過五

玄云一溢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其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

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

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各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

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

鞏洛成臯之固

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西有宜

鞏洛成臯之固

陽商阪之塞

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際塞也。

正義曰宜陽在洛州

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東有宛穰

洧水

宛於袁反有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各並屬南陽洧水各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

南有陘山

徐廣曰召陵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地方九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

出谿子

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少許慎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

府時力距來者

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

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超足謂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蹠弩材手引

撲機然始發之。遠者括敵洞曾近者鏑弁心韓卒之劍

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

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平大極李軌云在韓國

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縣西八十里鹽鐵論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音附徐廣

云有棠谿之劍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鄧師死馮。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

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

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于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

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

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

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

合伯四曰鄧師五日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耶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

革挾徐廣曰一作挾○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射鞬也 咬芮其劍皆能斬之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

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索隱曰太息謂

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

之故稱又說魏襄王索隱曰山本曰大王之地南

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潁川於懷切

反戰國策作馮地理志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馮陵縣鄆國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潁川有新鄆縣南陽有

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

南按新樓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

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鄆無新都東有淮潁正

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無定索隱曰

曰淮陽潁黃東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無定按其地

川二郡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酸棗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

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並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

原武縣北七里酸棗東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

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正義曰鞙鞙若有二軍之

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正義衡

音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卒音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王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

而舍之故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

謂之帝宮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

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

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

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

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矚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胄衣三也

甲之有裳見左傳音燭音盈謂齊糗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

田宅故云利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其田宅也

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馬之賤

者今起之為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息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

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

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效已之

誠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

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

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

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猶

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

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

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世本名辟曰齊南

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

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

即五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

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臨淄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

頭圓五弦繫之不鼓鞞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

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鞞求六反○

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其碁故云六博別錄云臨

就鞞者就鞞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

菑之涂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
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
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
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
十六年秦拔魏
蒲坂陽至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
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
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
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徑乎元父之險索隱曰元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
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成縣
南五十
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
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

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

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
高誘曰虛獨端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

恐獨之詞以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元父猶
脅韓魏也

矜誇不敢進
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

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

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

王名商宣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西有黔中除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

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相

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駮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

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

南二十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

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郟陽徐廣曰春秋曰遂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

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亦耳汝

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德邵邑變為桐邑同陰變為園陰爾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

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

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

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

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臣聞治之其未亂

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

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

其王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滌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

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王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勞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蘇秦謂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

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

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

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

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

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

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

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

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

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涂廣曰自初說無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

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

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

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

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

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

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

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敝其後

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

變色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

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

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二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
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
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
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
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
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
羊詳詐也僵

音也

王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
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
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徐廣曰燕易齊
王之十年時齊

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
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今蠻夷戎

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

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

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

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

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

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

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

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

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

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

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

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

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

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

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

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

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

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齊五年長

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

卒罷敵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復

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

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

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

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父

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

漂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大黃河又可以為固

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梁惠二十一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足以為

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

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

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

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

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

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為質正義

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
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
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
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
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
曾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
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
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

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設此

策以救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
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功心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
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
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

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

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

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萬乘之

國而齊摠并之是益一齊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

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

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

來服疾莫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

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

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敝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

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素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素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

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

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

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攢○正義曰大秦挾賓

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
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
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
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
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
陵君名顯涇
陽君名惲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
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
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
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

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
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
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
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
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
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
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

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二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

齊泯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

天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

岷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

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各山

乘夏水而

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

○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死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

積甲死東下隨索隱曰死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

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

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鷂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

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

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滿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

史記卷九

我離两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而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技也韓氏以為

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

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我下軹道南陽

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音

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各

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

軹道亭非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包两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

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城及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徐廣曰

由舟反○正義曰劉伯

莊云音四廉反利也

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

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

大梁故云無大梁也

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大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

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寃

胸縣西南

三十五里

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

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

其地不

知所在

相近○正義曰虛謂設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

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今齊滅宋仍以破宋

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

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郾徐廣曰郾江夏侯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郾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

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郾縣申州有平

清關蓋古音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郾徐廣曰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曰河南苑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更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

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

兵相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

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

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

舅與母索隱曰羸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

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郾徐廣曰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

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封陵

之戰魏哀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戰事趙莊之戰趙

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

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

曰以言西河之外上維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蘇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

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

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

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列傳 ○ 史記卷之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 史記卷之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

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畧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

杜預云比自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

驛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僂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母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不其妻笑曰古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
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
汝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得名所以

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葭萌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夕朶來告急於秦秦惠王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龍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

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山洛州鞏縣

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郟城水出北山郟溪又有故郟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郟溪相

近之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正義曰是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

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轅轅郟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

關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下

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

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

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

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

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各○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

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二年周顯王之三年也

十四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

使與齊楚之相會劫齒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各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

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可成亦明矣大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

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上權反衍以善

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反索隱曰卷在

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負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
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
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
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也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
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汶音

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索隱曰舫

音方謂並兩船也

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

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

秦兵之攻楚也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

音四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

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

下春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大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

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

作棍同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宜以之令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糲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

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廝，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

家亦賤人也。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

跽科頭。

跽，跽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徧舉一足曰跽。跽，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跽，又音劬，戰國策作

虎擊之士。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

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跌後，蹄間二尋。

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反，跌謂後足

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襦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

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言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反于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

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

趙入朝澠華州地也。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拍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拍博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
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
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叔自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涸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
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恃蘇秦蘇秦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
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
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
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
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
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
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之塞

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

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尾為料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斃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斃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象牙擿。正義曰笄今簪也摩手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六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
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
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
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
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比皆畔衛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器必陳設文挾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意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助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為狀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
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
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
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
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

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

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

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

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

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

莊子欲刺虎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
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
謂軫之主楚
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
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

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
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

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
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
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
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
謂欲以

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
國○正義曰中國謂關中六國

無事不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秦得燒掇焚杆音煩烏謂林炎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秦求

山東諸國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

後五國伐秦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

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行之乃起兵龍襲秦大敗秦

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車於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十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成其

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

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要之此兩人真

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

